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一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原文原

宋濂

余諱人以文生相命丈夫七尺之軀其所學獨文字
哉雖然余之所謂文者乃堯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
非俗之文也學之固宜浦江鄭楷義烏劉剛楷之弟柏
嘗從余學已知以道為文因作文原二篇以昭之
其上篇曰人文之顯始於何時寔肇於庖犧之世庖犧

仰觀俯察畫竒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生上不窮遂成
天地自然之文非惟至道含括無遺而其制器尚象亦
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下宇而取
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利而取諸渙
隨杵臼棺槨之制而取諸小過大過重門擊柝而取諸
豫弧矢之用而取諸睽何莫非粲然之文自是推而存
之天象民彝之叙禮樂刑政之施師旅征伐之法井牧
州里之辨華夷內外之別復皆則而象之故凡有閔民
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囿乎文非文之外別有其

他也然而事為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託
諸辭翰以昭其文畧舉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
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為禹貢之文周制聘覲
燕享餽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
筆之為儀禮之文孔子居鄉党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
道門人弟子既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為鄉党之文其他
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寔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
徒言為也譬猶聆衆樂于洞庭之野而後知鼓音之抑
揚綴兆之舒疾也習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見觀者如

堵墻序點之揚鱗也苟踰度而臆決之終不近也昔者
游夏以文學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非
專指乎辭翰之文也嗚乎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地載
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治融著則其用彰斯所謂乘
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之始終類
萬物而周八極者也嗚乎非知經天緯地之文者惡足
以語此

其下篇曰為文必先養氣與天地同苟能克之則可
配序三靈管攝萬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尔君子所以

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
而烏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于小也智可以搏
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騫乎
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也攬而為文無所
不參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
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規燬魄淵運行不息基地萬
榮纏沃弗紊吾文之猷得之崑崙元圃之崇清層城九
重之巖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桂北澗東瀛西溟杳渺而
無際涵負而不極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

雷霆鼓舞之風雲喻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曾莫
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間自色自形羽而
飛足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以
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鳴乎斯文也聖人得之則
傳之萬世為經賢者得之則放諸四海而準輔相天地
而不過昭明日月而不忒調燮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
之至者乎天德溼微文氣日削驚乎外而不攻其內局
乎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之也
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

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
八冥訐者將以賊夫誠摯者將以蝕夫園庸者將以混
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穉者將以亂夫精碎者將以害
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昧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
之膏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真散其神糝其氛徇其私滅
其知麗其蔽違其天昧其幾爽其貞是九者死文之心
也有一于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
損號林而蛩吟砌也水湧蹄涔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
偶而不能視聽也蟻蠓死生于甕盎不知四海之大六

明文法 卷二十一
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乎人能養氣則情
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
而其智卒歸之一介小夫不亦悲哉
予既作文原上下篇言雖大而非誇唯智者然後能
擇焉去古遠矣世之論文者有二曰載道曰紀事紀
大事之文當本之司馬遷班固而載道之文舍六籍吾
大將焉從雖然六籍者本與根也遷固者枝與葉也此
固近代唐子西之論而予之所見則有異于是也六
籍之外當以孟子為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

則國之通衢無荆棘之塞無蛇虎之禍可以直趨聖
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犖确邪蹊耳胡可行
哉予竊怪世之為文者不為不多騁新奇者鈎摘隱
伏變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讀且曰不詰曲聾牙非古
非文也樂陳腐者一假場屋委靡之文紛揉龐雜不見
端緒且曰不淺易輕順非古文也予皆不知其何說
大抵為文者欲其辭達而道明耳吾道既明何問其
餘哉雖然道未易明也必能知言養氣始為得之予
復悲世之為文者不知其故頗能搯觚遣辭毅然以

文章家自居所以益摧落而不自振也今以二三子
所學日進于道聊一言之

畫原

史皇與蒼頡皆古聖人也蒼頡造書史皇制畫書與畫
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天地初開萬物化生自色自形
總之林之莫得而名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名也有
正名者出正名萬物高者謂何卑者謂何動者謂何植
者謂何然後可得而知之也于是上而日月風霆雨露
雪之形下而河海山嶽草木鳥獸之著中而人事離合

物理盈虛之分神而變之化而宜之固已達民用而盡
物情然而非書則無以紀載非畫則無以張施斯二者
其亦同歸而殊途乎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
致也且書以代結繩功信偉矣至于辨章服之有制畫
衣冠以示警飭車輅之有威表旗旒之後先所以彌綸
其治具匡贊其政原者又烏可以廢之哉畫繪之事統
于冬官而春官外史專掌書令其意可見矣况六書首
之以象形象形乃繪事之權輿形不能以畫象而後諧
之以聲不能以畫諧而後會之以意不能以畫會

而後指之以事、不能以畫指而後轉注假借之法與
焉書者所以濟畫之不足者也使畫可畫則無事乎書
矣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古之善繪者
或畫詩或圖孝經或貌尔雅或像論語暨春秋或著易
象皆附經而行猶未失其初也下逮漢魏晉梁之間誨
學之有圖問禮之有圖列女仁智之有圖致使圖史並
傳助名教而翼彝倫亦有可觀者焉世道日降人心寢
不古若往、溺志于車馬士女之華怡神于花鳥虫魚
之麗游情于山林水石之幽而古之意益衰矣是故顧

陸以來是一变也閻吳之後又一变也至于關李范三
家者出又一变也譬之學書者古籀篆隸之茫昧而唯
俗書之姿媚者是耽是玩豈其初意之使然哉雖然非
有卓然拔俗之姿亦未易言此也南徐、君景暘工書
史善吟古今詩信為才大夫也旁通繪事有士韵而無
俗姿一時賢公卿皆與之游名稱籍甚有薦于朝者景
暘以母老不仕予尤愛景暘者于其別去故作畫原以
贈焉嗚乎易有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
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然象之事又有包乎陰陽之

明道文說
妙理者誠可謂至重矣景暘其亦知所重乎

明道文說

宋濂

明道之謂文主教之謂文可以輔俗化民之謂文斯文也果誰之文也聖賢之文也非聖賢之文也聖賢之道充乎中著乎外形乎言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也不求其成文而文生焉者文之至也故文猶水與木然導川者不憂流之不延而恐其源之不深植木者不憂枝之不蕃而慮其本之不培其本深其源其延且蕃也孰禦聖賢未嘗學為文也沛然而發之卒然而書之而

天下之學為文者莫能過焉以其為本昌為源博也彼人曰我學為文也吾必知其不能也夫文焉可以學為哉彼之以句讀順適為工訓詁艱深為奇窮其力而為之至于死而後已者使其能至焉亦技而已矣况未必至于聖賢非不學也學其大不學其細也窮乎天地之際察乎陰陽之妙遠求乎千載之上廣索乎四海之內無不知矣無不盡矣而不特乎此也反之于身以觀其誠養之于心而欲其明參之于氣而致其平推之于道而俟其成德果成矣道果至矣視于其身儼乎其有威

確乎其有像左禮而右樂圓規而方矩皆文也聽乎其
言溫恭而不卑皎厲而不亢大綱而織目中律而成章
亦皆文也察乎其政其政莫非文也徵乎其家其家莫
非文也夫如是又從而文之雖不求其文、其可掩乎
此聖賢之文所以法則乎天下而教行乎後世也今之
為文者則不然偽焉以馳其身昧焉以汨其心擾焉以
乖其氣其道德蔑如也其言行禁如也家焉而倫理謬
官焉而政教泯而欲攻乎虛辭以自附乎古多見其不
察諸本而不思也文者果何由而發乎發乎心也心焉

在予身也身之不修而欲修其辭心之不和而欲和
其聲是猶擊缶而求合乎宮商吹折葦而冀同乎有虞
氏之簫韶也決不可致矣曷不思乎聖賢與我無異也
聖賢之文若彼而我之文若是豈我心之不若乎氣之
不若乎否也特心與氣之失其養耳聖賢之心浸灌乎
道德涵泳乎仁義道德仁義積而氣因以充氣充欲其
文之不昌不可過也今之人不能然而欲其文之類乎
聖賢亦不可得也嗚乎甚矣今人之惑也聖賢之為學
自心而身自身而家其為事亦多矣而未嘗敢先乎文

明文海 卷二十一
今之人未暇及乎他自幼以至壯一惟文乎是學宜乎
今之文勝于古之聖賢而終不及者豈無其故耶不浚
其源而揚其瀾不培其本而抽其枝不至于槁且涸不
止也然則何為而後可為文也蓋有方焉聖賢不可見
矣聖賢之為人其道德仁義之說存乎書取而學焉不
徒師其文而師其行不徒識諸心而徵諸身小則文一
家化一鄉大則文被乎四方漸漬生民賁及草木使人
人改德而易行親之而尊之宣之于簡冊著之于無窮
亦庶幾明道而立教輔俗而化民者乎嗚乎何由而得

見斯人于斯世也吾何為而不思夫聖賢之盛也虎林
王生黼年甚少讀春秋而好為文問法于予美其有
志也以其大者語之

文訓 王禕

華川王生學文于豫章黃太史公三年而不得其要悵
悵焉食而不知其味皇、焉寢而不要其居望、焉如
有求而不獲也太史公一日進生而訓之曰子之學文
有年於茲志則勤矣吾聞天地之間有至文焉子豈嘗
知之乎夫雲漢昭回日星宣朗煙霞卷舒風霆鼓蕩者

天文之所以暢山嶽錯峙江河流行鳥獸蕃衍草木茂
榮者地文之所以成天地之文不能以自私誕賦于人
人則受之故聖賢者出以及瓌人峻士相繼代作莫大
肆于厥辭蓋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修人勵致力
于斯其間鞠明究燠疲弊歲月利精竭思耗費簡劄者
紛趨而競馳孰不欲爭裂綺繡平攀日月高視萬物之
表雄峙百代之下卓然而有為然而躑躅而不進翫
而不振思窮力蹙吞志而沒者往而是而能登名文
章之錄者其寔無幾則所謂至文者固夫人所罕知是

故文有大體文有要理執其理則可以折衷乎群言據
其體則可以剿裁乎衆製然必用之以才主之以氣才
以為之先驅氣以為之內衛推而致之一本乎道無襍
而無蔽惟能有是則統宗會元出神入天惟其意之所
欲言而言之靡不如其意斯其為文之至乎凡吾之說
子豈嘗知之苟知之其試以語吾生曰文之為物貴適
時好粲然相接合喜投樂有如正始不完文氣遂偏俗
尚化遷而排偶之習興焉四屬六比駢諧儷聯抽黃對
白調朱施鉛五采相宣八音相便握擣穠纖吟哢寒暄

明文海 卷一百三十一 十一
豐腴醲酣眩麗媚妍珠璣溢絨膾炙滿篇凡慶函與賀
牘咸累幅而疊番王公之門下逮閭閻藝儀綽典往來
交際率奉之以周旋又如大雅既遠詩歌日變玉台西
崑其流也漸支為辭曲爭嫩競艷字分重輕句協長短
浮聲切響情濁和間羽振宮潛商流徵泛笙簧觸手錦
繪迷盼風月留連鶯花凌亂振妙韻于沉筭託葩辭于
清婉性情因之而暢宣光景因之而呈獻好會睽離歡
忻悲嘆莫不假是以託情固無間于貴賤也若是者其
為文何如太史公曰古語變而四六古歌變而詞曲文

之弊也甚矣請置勿道為言其他生曰命鄉遠士之法
廢而科舉乃興以文取士設為範程漢有射策唐有明
經復有詩賦逮宋日益增經行為義而三篇以明賦本
于律而八韻以成咸各專其科各精其能其義則意融
旨切言粹辭達枝語蔓引叢論英發剗聖秘而立辨幹
天机而生說其賦則句鍊字戛音覈韻軋藻秀春擷花
艷晴掇校妍醜于錙銖品抑揚于毫髮他若宏辭制舉
大科別設文法靡不該文格靡不為又必學稱博極才
踴閱傑乃能攻其業凡習于斯者皆賈勇詞場角雄藝

闡不厲兵而白戰爭奪孤而先拔若工若拙三年是力
若勝若劣一日而決及其中文衡入文彀則遂圍棘藪
徹榜金名揭上賢書于天府承洪恩于帝闕乃躋撫仕
乃展遐轍若卿若相鮮不由茲而出矣上以此而求賢
士以此而致身文之用世信不可誣也欽太史公曰科
舉之文趨時好以取世資特干祿營寵之具耳學古之
君子恥言之生曰文之古者登諸金石記誌頌銘具有
成式或鍾鼎是勒或琬琰是刻或鐫于麗牲懸絳之碑
或錫在封獄磨崖之壁莫不炫耀崇勳烜焯茂德載丕

丕之嘉猷紀赫々之休績然皆一筆之力九鼎可扛一
字之價千金是直尔其宏粵之思雅健之姿瑰瑋之辞
攬撫馬班凌厲蔡陳蹂躪韓柳玉采金聲焜々煌々錡
々鏘々衣章繡紋炳々煇々續々紘々詭然而蛟龍翔
蔚然而虎鳳昂翕然而律呂張正音諧醴醜變態類雲
霆勁氣排甲兵沈冥以之而開塞幽閔以之而著宣述
遠以之而綿延然非儒林宗匠藝營宿將道德為世之
模楷名位為國之儀望堂々焉章々焉擅鴻筆攬魁柄
稱文章之大家者孰當仁而不讓宜其媲美古昔傳信

今後昭四裔以無倫垂千載而不朽此其為文也不幾于古乎太史公曰文至是謂之古宜也雖然其為用始不止是已生曰朝廷之上有巨文焉典謨誓誥制冊令詔藹為王言渙為大誥而帝王之制作存焉灑灑、噩、渾、泮、泮、凌厲蓬字揮霍奮揚或溫潤而精粹或宏偉而秀雄或嚴肅而簡重或衍裕而深長經緯天地橐籥陰陽黼黻萬化轆轤三光封職則氣含雲雨之潤授官則義炳重離之明勅戒則吐星漢之華治戒則揚游雷之轟肆赦則垂滋于春露明罰則示烈于秋霜一字之

褒沛漏泉于下地一言之感被挾纒于黎烝朝出九重暮行四方如風動而草偃如山鳴而谷應奮迅乎寓外旁薄乎域中鼓舞乎夷夏陶鎔乎帝皇文章之用蓋與造化而侔功矣若是何如太史公曰易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文之為用誠莫盛于此矣姑舍是豈無復有所聞者乎生曰文之難者莫難于史故良史之才古今或無皇道帝德王畧霸圖運祚興衰治道隆污將相卿士武烈文謨賢智忠孝兇慝奸諛天文五行地理河渠禮樂兵刑

明史稿卷一百一十五
食貨賦租選舉職官冕服車輿蠻夷戎狄遐方異區恍惚詭變俗怪習殊凡一代之本末皆載于史故曰史者一代之成書是故事以寔之辭以給之法以立之例以律之作史之要必備乎此然非其能足以通古今之體明足以周萬事之理知足以究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義者曾烏得以稱良史蓋自紀表志傳之制馬遷創始班固繼作綱領昭々條理鑿々三代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謂特起拔出雋偉超卓後之為者世仍代襲率莫外乎其槩獲論者以為遷固之書其與善也隱而

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賤夷也簡而明其防僭也微而嚴是皆合于聖人之旨意而非庸史之敢干及乎范曄陳壽之流則遂肆意妄篡曲筆濫箋曖昧其本旨而義駁以偏破碎其大體而辭謏以纖况乎曄壽之不若者則又卑陋而無足觀矣故史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而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才然後勝其任茲其所為難乎太史曰噫史之為文誠難乎其盡美矣文而為史誠極天下之任矣抑吾聞之文有二有紀事之文有載道之文史者紀事之文于道則未也生曰聖人既沒道術為天

明文海 卷一百三十一
下裂諸子者出各設戶分門立言以為文是故管夷吾氏以霸畧為文鄧析氏以兩可辨說為文老聃氏以秉要執本持謙處卑為文列禦寇氏以黃老清淨無為為文墨翟氏以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為文公孫龍氏以堅白名寔為文莊周氏以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為文慎到氏以刑名之學為文申不害氏韓非氏復流于深刻之文尹文氏又合黃老刑名為文鬼谷氏以捭闔為文蘇秦氏張儀氏因肆為縱橫之文孫武氏吳起氏以軍刑兵勢圖國料敵為文荀卿

氏楊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為文淮南氏則以總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為文凡若此者殆不可遽數也雖其文人之殊而其道未始不有明焉譬猶水火相滅亦以相生和敬相反亦以相成易所謂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者言本于一揆而已又以載道其此之謂乎太史公曰諸子之文皆以明夫道固也然而各引一端各據一偏未嘗窺夫道之大全入奮其私智家尚其私談支離頗僻馳騁鑿穿道之大義益以乖大躰益以殘矣此固學術之弊而道之所以不傳也生曰聖

人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記政
事之寔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
著氣運之虧盈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以
建天秉奠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于
是乎有徵斯蓋羣聖之淵源九流之權衡百王之憲度
萬世之準繩猶之天馬則昭雲漢而揭日星布煙霞而
鼓風霆猶之地馬則山嶽峙而江河行鳥獸蕃而草木
榮故聖人者參天地以為文而六經配天地以為名自
書契以來載籍以往悉莫與之京斯其為文不亦可以

為載道之稱也乎太史公輟然而驚喟然而嘆曰盡之
矣其蔑有加矣此固載道之器而聖人之至文矣嗟乎
世之學者無志于文則已苟有志焉舍是無以諒為矣
是故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求
其質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通本之禮以
求其辨夫如是則六經之文為吾之文一本于道矣故
曰經者載道之文、之至者也後聖復作其蔑以加之
矣今子知及乎此則于文也其進孰禦焉特在加之意
而已矣生于是再拜謝曰謹受教敢不拳、服膺是則

是效以無忝夫子之訓告

矣今文旨贈許海嶽沈虹臺二內翰先生

茅坤

孔孟沒而詩書六藝之學不得其傳秦皇帝又從而燔之于是文章之旨散逸残缺漢興始詔求七經而海內學士始得以沿六經之遺而轉相授受西京之文號為爾雅其最著賈誼鼂錯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班固是也晉魏宋齊梁陳隋之間斯道幾絕唐韓愈氏出始得上接孟軻下按楊雄而折衷之五代之間寢微寢滅歐陽修曾鞏及蘇氏父子兄弟出而天下之文復超于

古數君子者雖其才之所授小大不同而于六藝之學可謂共涉其津而邈其波者也由此觀之文章之或盛或衰特于其道何如耳秦以來搽觚為文章者無慮數十百家其間虎步而驚攫不可勝數然皆譬之草莽之雄項籍陳勝之亂秦王卽隗囂之奸漢唐之藩鎮宋之金遼特擅兵裂土以相雄于其間而已而帝王之統卒不外屬區、孱弱之裔顧得以延其不絕者之如帶躬歷數而正名號高拱而議何哉得其道而折衷于六藝者漢唐宋是也雖其衰且弱也不得而廢也不得其

道而外六藝以興甲兵割河山項籍王郎以下是也雖其強且悍不得而與也本朝劉宋嘗拓門戶宏治正德間北地李夢陽攘袂而呼曰文在是矣倡者叱咤聽者辟易于今學者猶勦而附焉嗟予間以之按六藝之遺及西京以來作者之肯然予否耶得非嚮所謂莽而窮者耶傳不云乎聖人沒而微言絕此予所以嘗私為之纂歎而不能已也友人新安許君海嶽姑蘇沈君虹臺並鏗志于六藝之道而得其深者也抱古之文後先崛起江以南今且睽珮于承明著作之庭于是作文旨以

貽之嗚乎世皆以予騷且非笑之矣獨二君子以古之作
者自信而不惑于流俗者也倘聞予言得無異同而
頷之者乎

原文

孫慎行

予頗慕古得往者名家言輒欣誦之企焉而瞠若後也
每誦之即竒正紛起並犁然當于心辟諸酸醜異味皆
適口矣雖然即所犁然當者而或攬之未竟或撫卷以
思則又若噉然有所不盡而淵、乎津、乎其別有解
者何也嗚乎是文之真也今夫文生于變、生于有所

不盡故造化不盡而人發之古所不盡而後之人發之
聖賢所不盡而發之奇人偉士文人又不盡而田夫野
老發之斯變之至也曩令造化而果足盡也即造化之
文章或幾于窮文之在人也曰修意曰修辭其在修辭
者必紕意文固不以意盡也即修意則亦必紕辭不然
則文亦以辭而盡也即辭意合矣而倣詭正乎茁軌清
夷韜黯漫衍遞相紕元已又其甚也高者下卑者昂清
者溷滂者揚即紕而无當未始盡也夫唯不盡而後見
文也不盡故鼓舞無端而變愈以煩且吾一心耳而昔

之所是今或非之昔之所非今或是之其將謂昔盡乎
今盡乎即吾觀之往時嘆然不盡者豈果彼之未工此
之已得乎倘令還而觀之彼未嘗不自為盡也是我之
觀又益之不盡者耳夫卵之毛雞之三足世無有也海
外九州不得而觀也車之入穴不可以致思也然而人
心皆反之者變固不盡也獨文異哉莊周云天籟之鳴
吹而不息此亦一無窮彼亦一無窮蓋士衡不能賦其
原昭明不能闢其藩希元不能正其末矣吾獨怪世之
持一察迷大觀也其一察也而文且病雖然惟一察也

明文海 卷二十三 一
而各私智能不相為下矻之焉窮敝日力逞流極支而
文乃相靡相行于無窮况大觀者其變之不可盡更如
何吾于是有覺焉作原文

公首原性

沈懋考

命不難于原而難于推亦不難于推而難于立夫命之
難言也吾夫子猶罕言之自伊洛諸儒先得義理之正
傳訓詁精密非復漢儒之舊天賦二字之外無餘說也
推其命之所有則有理有氣焉然理非氣無所寓氣非
理無所主理氣未嘗相離亦未嘗相雜盖形而上者謂

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下既分固不得而相雜然形
在乎其中亦不得而相離曰理曰氣形而後知天賦是
理為人之性有仁有義有禮有智雖有是四端不得而
見也推其已然而後知因其惻隱之發而知其有仁也
因其羞惡之發而知其有義也因其辭遜之發而知其
有禮也因其是非之發而知其有智也百行萬善皆從
此出天賦是氣為人之形有清有濁有厚有薄雖有是
四端亦不得而見也推其已然而後知因其聰明之質
而知其得氣之清也因其昏愚之資而知其得氣之濁

也因其富貴而壽而知其得氣之厚也因其貧賤而夭
而知其得氣之薄也五福六極有萬不齊皆從此出故
推其已然者不為難于此而又有數焉則可以推其未
然也夫數者亦天之所賦也亦有理焉有氣焉河圖洛
書數之始也有文五十有五奇偶重列者此河圖也有
文四十有五奇正偶偏者此洛書也天豈能諄々然授
之人哉不乘之以龍馬神龜則造化之妙陰陽之机何
自而著虽出于物而不囿于物々皆有理有氣惟神聖
而後能推之伏羲以河圖而画八卦大禹以洛書而叙

九疇聖人則之者用之于歷數以推天地之變化用之
于卜筮以推人事之吉凶循環無窮感應莫測此聖人
之神于用而妙于推也以下筮言卦爻一定之理也假
大衍之數託靈著而揲之積其誠意凡十有八變方成
一卦未然之吉凶可坐而知也以歷數言之日月五星
運于天者有經緯離合之不齊以太陽一周天為歲以
太陰一周天為月分之以四時參之以餘潤皆求之于
已然而推其未然越宇宙之無窮皆可坐而知也聖人
之用數止于如此夫一非數也此數之所由始也天開

于子其體圓而虛地關於丑參乎天中其數為二故曰
參天兩地倚數之元自是一陰一陽動靜變合而生五
行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
五行各陰陽是曰十干日月所會之次舍謂之辰周天
凡十有二辰干辰相摩為六十甲子以六十甲子紀其
年月日時此歷數之名號也後世于歷家窺見此理則
以人之所生歲月日時推其所值之甲子亦名之曰命
此固不可謂非天之所賦也于此可以推其性情得于
仁義禮智者孰多孰少可以推其氣稟得于貴賤壽夭

者孰厚孰薄苟精其義亦可入神又有以五星之躔度
吉凶推之今攷其學以日計時得命有十二次其六十
之十二得命七百二十計之以月又六十其七百二十
得命四萬三千三百又櫟之以歲六十其月則得命二
百五十有九萬二千矣夫以二十二字之至約參互錯
綜甲子凡三周敷衍變化數之繁多一至于此其術可
謂神矣然古今之遠四海之廣人生林、過者化來者
續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迺俱囿于二百五十有九萬二
千命之中又何其術之窮也又有不推五行五星而一

倚于數者紛々銜驚于天下如太一之小遊三百六十年太一之大遊四千二百二十年軌革之九百六十年九危之四千五百六十年揚氏太元之八十一首閔氏之洞極二十七家司馬公之潛虛五十五行猶局促而易窮也惟康節邵子皇極之學衍而申之為最盛以三十年為一世以十二世為一運以三十運為一會以十二會為一元曰元會運世者不過又一大年月日時也然囿于數而終不能無止法推其極亦不過三萬五千九百八十一萬二千而已愚不能又加倍也倘能自二

十二字斂而約之愈多而愈廣雖古今之遠四海之大人生活息變化之無窮蓋有不得而異亦不得而同十干十二辰衍而為六十甲子推其所以相克者止于五行五行氣也五行之神則仁義禮知之性也性即天賦之理也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此常理也君子修之亦有時而不吉小人悖之亦有時而不凶此非常理也變也氣之不齊故有時而變理則一定而不可易學者當循其常而安其變秉其彙而御其氣要使理常為主而氣每听命焉雖富貴貧賤壽夭之不同而仁義禮知

之在我者不得而泯此自昔聖賢之要法所以經綸天下之大經裁成輔相之道無以易此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于氣德勝其氣性命于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壽夭而已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愚故曰命不難于原而難于推亦不難于推而難于立然不知其原則不能推不能推則不能立故作原性

補原性 沈懋孝

韓退之以三品論性未嘗不是宋經儒先生指駁其說以為不識性吾于退之言性尚嫌其擇不精語不

詳如其所自道然未可盡以為非也宋儒好言一不肯言三亦彼時持論乃尔良非至語因補發其義俟知道者參而是正焉

余少讀王伯安先生書有云無善無惡者性之體有善有惡者心之動嘗就正于其高第弟子王汝中先生更以湍水杞柳之喻為得性真公都子所稱三說者為並是彼時不佞胸中有孟氏性善一語程氏義理氣質二語先入以為信間汝中言不甚解不敢遽謂王先生之說是今老矣歷世之深獨証之久津、乎有味前言請

明文海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與明智者平衡論之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夫性一耳既有上智生而盡善者矣舜禹是也既有下愚生而不善者矣朱象是也智不可移善不可移習所不能化非出乎性而何矣然則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非乎恐未盡非也除却上下二等天下多中人故云中人以上未離中人不得為上智也云中人以下未離中人不得為下愚也可以善可以惡習之始定故云相近孔子不嫌渾、而稱之不得遽謂之善不得遽謂之不善也蓋難言之性可為善可為不善湍水可

東可西杞柳可曲可直之說非乎恐未盡非也夫其定于善定于不善以不由教誨學習者歸之性則性中似有善惡兩者原初所受于天其可以善可以不善者歸之教誨學習則性體所爭不多似又無善惡一定之判泝言本體者甚難乎其為論豈非所謂太樸未雕太空無物者為近之乎則無善無不善之說又何可盡非也孔子繫易他日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夫神妙不測之道即在陰陽旋轉之間無有兩物分之不得此時繼、繩、有氣無形運而不已虛而無主

一成為性形別氣分大小偏圓生諸駁雜不得定謂之善矣又曰知者見謂知仁者見謂仁百姓日用不知人性有高明者有沉厚者有尋常循守不知所以然者舉天下只此三等再上一層聖哲中行者世一有之故稱君子之道鮮矣孔子言性前之分三等焉後之分三品焉退之乃摠其義以折衷孟荀楊氏者之論其亦本之大易魯論孔子之所嘗言而述言之耳大凡論道者綜其寔以為言則歷世不磨駁勘而愈見其精乃可垂之為不易之論吾嘗博觀物理參互求之如飛走之物能

飛能步者性也上者有麟鳳下者有梟獍此皆不常有唯蠢々而為鳥獸者百千其羣摠之中間一類為多何從起一善惡之見如喬天之物能蕃能茂者性也上者芝花玉樹下者惡木毒草此皆不常有唯茫茫而塞大地者百千其種摠之中間一類為多又何從起一善惡之見鳥獸有三品草木有三品其亦何疑于人矣草木之生有靈机其性止能發生鳥獸之生有靈机其性止能飛走人之生尤得其靈机之完能言能行能視所能思慮能學習則人者可教之使為善一念之差亦可忽

明文海 卷一百三十一 二十七
焉入不善是以賢聖出世因中人者之可轉動也而教化立焉以正綱常陳禮樂立生人之大摹表殊于物類之上鳥獸草木不能習而人能習之故習之為三皇習之為五帝習之為三王習之為五霸以至于今中間不移者數人耳世局遞更風移習染一世有一世之陶鑄一方有一方之局套末世以來大都習移之矣譬如牧兒村童皆有靈性有師教其可教者賢人才士時、或出其間即庸、者亦不任情為不善習工而工習農而農人從習成習由教立善由習生不如此何以安生人

立宇宙孟軻所以特揭性善一語扶教立人欲其同歸于善蓋多為中人設上下二等弗能該也如曰乃若其情可以為善曰天下言性則故而已如孩提之受敬乍見之休惕慈母之誠求乞人之不屑皆以可善為證即孟氏之論亦豈能為太始以來性中必然有此善乎如謂性中必有此善則殘忍貪戀又豈在心靈之外也故論性則孔子為至矣不可易矣孟氏探本扶教此為有功宋經儒分氣質義理為兩者是舍陰陽言道離之子氣化外別有一種義理在焉性之醜果若此乎夫性之

靈乃天之靈在氣中間氣清為象氣重為形自然生此
分別其中尚有生尅凌冲消長明晦純駁等、殊奇如
人身毒厲疾疢原不曾出元氣之外天無欲猶然不純
不一天無情猶然不該不全奈何人也而定其必善乎
故論性于既賦之後大約古今人物三品為確中人上
下皆可教習為善若極論于靈明之始湛然太虛而已
矣子思子云未發之中天載無聲無臭政以天命言性
可謂獨得堯舜之宗傳者也且如日至明能辨五色目
中間原無色而能辨色不謂目定于色之美也耳至聰

能辨五聲耳中間原無聲而能辨聲不謂耳定于聲之
善也然則滿腔皆靈机徧體皆靈竅六虛間皆神理之
靈應無所不有寔無一有性天之說如是止耳人能常
握其無聲臭者則天則自然昭合豈惟無不善亦忘其
善矣大舜好善揚善必歸之用中、者天之道超乎對
偶之外善不足以名之乃知虞廷一中密授此孔子祖
述之源成湯接堯舜之傳言性有降中之說亦未嘗
離中以為性蓋古之至人言幾乎至矣

法原

王樵

明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三十一 二十九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其來尚矣周禮始有其目曰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凡二千五百至穆王之時五刑之屬增至三千魏文侯時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六篇曰盜法曰賊法曰囚法曰捕法曰雜法曰具法商君受之以相秦而多變古法、令繁苛漢高帝初入咸陽與民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除秦苛法兆民大悅然大辟尚有三族之誅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梟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誹謗罵詛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

皆受此戮後以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奸遂令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立部主見知之法益事律興律廐戶三篇與李悝六篇合為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旁章十八篇文帝除肉刑以髡鉗城旦秦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斬趾景帝元年定笞五百者曰三百笞三百者曰二百中六年又減笞三百者曰二百笞二百者曰一百至武帝時徵發煩數民窮犯法令張湯趙禹條定律令張湯撰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撰朝律六篇與前合共六十篇曹魏采漢律定為新律十八篇集罪例以

為刑名冠于律首有劫略律自盜律內分有詐律自囚律內分有毀亡律自賊律金布律內分有告劾律自囚律廐律內分有繫訊律有斷獄律並自囚律與律內分有請賊律自盜律雜律內分有與擅律取與事以擅事附之有留律並自與律內分有警事律有償贓律有免坐律凡所增定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于正律九篇為增于旁章科令為省 晉就漢九章又增十一篇改舊律曰刑名法例分囚律曰告劾曰繫訊曰斷獄分盜律曰請賊曰詐偽曰水火曰毀亡又因事類而設者

曰衛宮曰違制曰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條梁天監初定律二十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盜劫四曰賊叛五曰詐偽六曰受賊七曰告劾八曰討捕九曰繫訊十曰斷獄十一曰雜十二曰戶十三曰擅與十四曰毀亡十五曰衛宮十六曰水火十七曰倉庫十八曰廐十九曰關市二十曰違制 後魏起自北方刑法峻急每以軍令從事犯大逆者親族男女無少長皆斬男女不以禮交皆死至于人相殺者听與死家牛馬四十九頭及送葬器物以平之則又太無法矣殆夷俗也孝

文泰和中修改舊文隨例增減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之誅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羣行剽劫首謀門誅律重者止梟首 北齊初因魏舊後定齊律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戶婚四曰擅興五曰違制六曰詐欺七曰聞訟八曰賊盜九曰捕斷十曰毀損十一曰厩牧十二曰雜其定罪九百四十九條又上新令三十卷大抵采魏晉故事其制刑五一曰死刑重者輟之其次梟首並陳屍三日其次斬刑殊身首其次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曰流刑謂論犯可死原情

可降鞭笞各百髡之投于邊裔以為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其不合遠配者男子長徒女子配舂並六年三曰刑罪即形罪也有五歲四歲三歲二歲一歲之差凡五等各加鞭百又加笞五歲者八十四歲者六十三歲者四十二歲者二十一歲者無笞並鑱輸作左校而不髡無保者鉗之婦人配舂及掖庭織四曰鞭有百八十六未五十四十之差凡五等五曰杖有三十二十一十之差凡三等 後周定律凡二十五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祀享四曰朝會五曰婚姻六曰戶禁七曰水

火八曰興繕九曰衛宮十曰市廛十一曰閏競十二曰劫盜十三曰賊叛十四曰毀亡十五曰違制十六曰閏津十七曰諸候十八曰厩牧十九曰雜賊犯二十曰詐偽二十一曰請賕二十二曰告言二十三曰逃亡二十四曰繫訊二十五曰斷獄凡定罪千五百三十條其制刑一曰杖自十至五十凡五等二曰鞭自六十至百凡五等三曰徒自一年至五年亦五等徒一年者鞭六十笞一十自二年以上皆加鞭笞有差四曰流自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至四千五百里亦五等皆加鞭笞有差五

曰死刑一曰磔二曰絞三曰斬四曰梟五曰裂五刑之屬各有五 隋文帝定新律除死刑八十一條流罪百五十四條徒等千餘條定留唯五百條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厩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閏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煬帝新律一曰名例二曰衛宮三曰違制四曰請賕五曰戶六曰婚七曰擅興八曰告劾九曰賊十曰盜十一曰閏十二曰捕亡十三曰倉庫十四曰厩牧十五曰閏市十六曰雜十七曰詐偽十八曰斷獄亦凡五百

明文海 卷二十一
條 唐之刑書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貴賤之等
數國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
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國之政必從事于此三者其
有所違及人之為惡而入于罪者則斷以律之為書
因隋初之舊篇目同其刑五一日笞二曰杖三曰徒四曰
流五曰死自隋以前死刑有五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
數皆踰百至隋始定徒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
凡五等流刑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凡三等死刑止
絞斬除其鞭刑及梟首轘裂之酷又有議請減贖當

免之法唐皆因之然隋文帝性刻深至于殿前決人盜
一錢亦死而煬帝昏亂盜賊蜂起更為嚴制民不聊生
唐高祖起義入京約法十二條惟殺人劫盜背軍叛逆
者死武德二年又頒新格五十三條太宗即位定律五
百條于隋世舊律減大辟入流者九十二條入徒者七
十一條元宗刪定律令格式總成律十二卷疏三十卷
令三十卷式二十卷開元初格十卷至今前代之律皆
不傳者唐律也 五代時周世宗命竇儀解律名曰
刑統本文是歷代相傳注字是世宗所修 宋初止用

明文海 卷一百三十一 三十一
編勅、係太祖時所修至神宗元豐中因執政上所定
勅令諭安燾曰設于此而逆彼之至謂之格設于此而
使彼效之謂之式禁于未然謂之令治其已然謂之勅
修書者要當知此朱子曰神廟天資絕人觀此數語真
是分別得好格如五服制度某親當某服某服當某時
各有限極所謂設于此而逆彼之至之謂也式如磨勘
轉官求恩澤封贈之類只依箇樣子寫去所謂設于此
而使彼效之、謂也令則條令禁制某事不得為某事
違者有罰之類所謂禁于未然勅則是已結此事依條

斷遣之類所謂治其已然者格令式在前勅在後今但
欲尊勅字以勅居前殊非當時本旨又曰律輕而勅重
今世斷獄只用勅、中無方用律又曰刑統與古法相
近故曰八分書刑統即律王介甫嘗言律是八分書又曰宋莒公曰應從

而違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謂子不從父不義之
命及力所不能養者古人皆不以不孝坐之義當從而
不從力可供而不供然後坐以不孝之罪 元之刑書
大綱有三一曰詔制二曰條格三曰斷例大約纂集世
祖以來法制事例而已其五刑之目自七下至五十七

明文海 卷一百三十一 三十一
謂之笞刑自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其徒法年數杖數相附為加減流則南人遷北、人遷南不定里數或刑則有斬而無絞惡逆之極者又有凌遲處死之法焉笞杖之數十減為七者世祖嘗言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故每數至七而止而缺其三也逮乎我明肇基遂生聖人復萬古之綱常定三尺之明法其損益雖因乎前代而品裁一出于聖心凡舊律輕重失當者正之文意艱奧者顯之條目分散者併之有倫有要使人易讀易曉易避難犯作我明之一經垂憲章

于百代嗚乎至哉因聖人之法見聖人之心斯世斯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其所由來者深矣

原智 趙統

傳言聖人周身之智故無死法此特自慰之辭耳千古之大智宜莫如舜、之當瞽瞍箕子與周文之當紂孔子當匡人與桓魋要皆死地死法云尔匪曰化之處者也曲為善處是之謂權傳不云乎微服過宋一物釋西伯可以觀跡矣要亦遇乎尔此猶三代以上之處也三代而下以言為諱矣夫智而含言、以行知言且諱

矣智將安出今夫士孰非誦法孔子姑以言究之孔子曰聖人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此特一時几席間語耳使揚于王庭傳簡策人將曰非聖鮮不敗言夫後人之欲自聖者豈少哉莽彘武磨亦曰頌聖自聖者每切于不聖夫漢唐之死市者豈少哉孔子之論人之好惡也又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夫善人已自不得而見之矣天下之善者無幾而取善于鄉乎鄉無一善可所決擇夫天下之惡里也豈直一闕党互鄉而已邪將孔子不自免矣夫孔子智欲擇里昔叔孫武叔為毀也不知

何辭一言薄父已阻孟子或及出妻將速魯訟何所為智且後世人之所謂善人皆富貴利達者也而鄉稱善士類為左道善之趣譽如水就下非古之所謂鄉愿必後世之謂惡少也一言之譽矮人託見一言之毀百犬吠聲故古語曰一人毀之而有餘又曰鄉之不貳之老且况亂之以官有行私之吏朝有善言之臣氤氳媒孽粧捏癥垢錮為奸党以隕國是君子之退縮以自處也如薙草圍獸難乎其為孤蘭特麒麟矣而况妒名忌才以相襲麒麟趾而撲蘭馨者乎辯如韓非竟以辨成智如晁

明道錄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錯卒以智死非多其智與辨也而况不智不辨者乎聖
人其如智何哉嗟夫毀譽者人之情也是寓褒貶以別
善惡以為天子刑賞勸懲然執此以求勝一夫之私耳
誣上行私是為朋黨且以動搖天子誣上罔下至闕上
下之交以激不逞奸天地和氣而上下病之昔孔子之
周流也七十以前之事乎假以長年歷轍漢唐亦徒老
耳且君子之不党亦無如党何退而不進上也退且防
毀且畏訟故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又曰自安之道
在人之必衰世之苦辭也古今之必市者岂必皆有死

法哉是以君子不貴智也用智之術莫如忘智亦莫如
藏智忘智者利廉刷恥土木形骸不識不知如鹿與豺
墮網逃獵死生往來以幸不死野不絕鹿也藏莫如老
子存元守黑和光同塵不為禍始不為福先或庶乎容
于世矣然青牛且西出乎流沙且我之愚人將欺之弱
人將陵之心可剖而肝可炙也竟如藏何是故君子貴
知命也命不在天亦不在人勢之順至君子存、俟死
為終有死即正龍蛇之蟄不決性命將焉用智為莊子
曰周將處子才不才之間君子之逃世者也智不智之

明道海
卷一百三十一
三十八
間本無善地

原訟 張弼

訟者公言也所以攻夫不公者人莫不有之不特人也
凡有血氣者莫不有之不特有血氣者凡物之相戾者
莫不有之故聖人觀諸乾坎而名之曰訟天水相違也
坎險而內乾健而外險健相乘而成訟則聖人有以見
人情之變言不盡公矣是故訟之始義之激也智之致
也人物皆有之其弊也義之賊也智之蔽也君子之所
深惡恒人之所弗尚小人之所樂為無復公言矣鑿空

扇虛醜詆巧刺變亂黑白顛倒邪正順其欲者跼蹐為
賢非其志則夷齊為污蔓延流衍莫知底極蓋日甚焉
雖明者不能不眩矣習經好文之士宜痛絕之也然以
天下觀之南土則文于北土者也北土寡訟而南土之
訟乃繁以南土較之江右若文于諸邦矣諸邦寡訟而
江右之訟實繁何哉豈習經好文之士反工為口語巧
於評訟乎古稱鄒魯之士斷斷守禮不聞其蠹政毒民
如是也豈經不當習文不當好耶豈小人鄙夫假經詭
文以飾其詐耶彼習經好文卒為賊蔽義知之事何若椎

魯樸陋者目不識書而自信其天耶南海陳公夢祥由
大理寺副拜江西僉事其搢高其學碩熟爛天下之故
者于其行予原訟以問之必有以復我也已

原新法 周恩兼

大臣之道可以相濟而不可以相忌也夫苟有相忌之
心則惡人之勝已而樂其無成惡其足以勝已則所以
排擊而擠陷之者無所不用其謀而樂其無成則從中
扼之以害其功而後持其所短必逐之而後已故新進
之士常樂于紛更以圖天下之大功而大臣從而壞之

則天下之事始決裂潰散不可以復收而國家之勢日
傾天下之禍鮮不自斯人為之哉夫介甫厄于外者幾
二十年而天子一旦首拔而用之故奮身決策以新天
下之政而國家之所以憤抑而不振者皆思所以整頓
之以庶幾于夏商周之盛而稱有宋之元臣於是廣儲
蓄寬徭役積兵馬以攘遼夏之橫皆宋氏之所未講而
大臣之所駭且愕天下之所共驚而莫知其誰何者也
故介甫之法雖所以病天下而天下不能無疑雖所以
濟國家之用而天下之安于其故者不能遽去彼而從

明道錄 卷之三十一 中
我夫其不能無疑而不欲遽從我也而一二大臣首以身當之而必求其無弊則介甫之法未必不足以興宗氏之治而成大功而富韓輩從而擠之嗚乎法未行而先擠之已不足以鎮服天下之心而況其所擠者又當世之望人則豪傑之士共起而攻新法以求工其所甚難夫大臣害其功而豪傑之士又羣起而攻擊之則新法不可以一日行故不得不引小人之有才者以自輔而小人既衆遂至于亂天下之事而卒無成功宗氏之禍未必皆王氏之罪而二三大臣亦與有責也介甫判

西京而韓魏公方為留守冬不鑪夏不扇夜不就寢以自苦于學而魏公笑之以為狂嗚乎魏公果知王氏者哉而王氏既去元祐大臣各立黨以相攻擊而免役一法爭之而不已此則介甫之所竊笑而不為者也擠介甫之政者固元祐之大臣而犯介甫之政者又皆元祐之黨鍛鍊而成之然則讀介甫之傳者又何以白其公議于天下也

原三界 宋懋澄

上帝人皇及閻羅天子皆聖人立名以制人之妄念耳妄念一熾雖上帝且失其權觀夫霜嚴暑月戈援斜陽

人發殺机而天地反覆刹那一念而地獄立開三界之主權果安在哉惟妄念不得寔見諸行于是乎著書以洩其不平歌詩以寫其遺恨降而至于吳歌又降而為唐宋之詞調金元之九宮其辭彌瑗其意彌宣而大塊之噫氣為之一舒不舒而天地之和垂致雨暘愆伏霜霰電霾咸越故常卒釀古今之變暨于昆虫草木皆受其餘殃此虽堯舜不能無病况後世之紛拏耶然則行文遣調真足以舒宇宙之抑鬱其權直佐天人幽冥之所不及厥功大矣不特文詞也里人之諱也各伸其

欲吐稍弱而不勝則慟哭悲啼以洩之洩之而終無以自白卒斷頸堪胃以死化虎變蝮比有之而况于勇夫志士真有不暨風輪下及阿鼻皆其感激之所造固未易更僕數也嗟乎古今感激之事多矣吾焉知夫毒虫猛獸之噬嚙非忠臣孝子斬衣背坐之精靈乎淫詞艷曲非正言格論乎上帝人皇閻羅天子非妄念之幻泡影子吾又焉知夫異類眾生無敦倫尚行若聖賢之不愧者乎如禪那僊吏掃盡人間之妄念則雖上帝可破除休也而况于人皇也乎哉彼地獄且一

室矣于閻羅何有哉

明文海卷一百三十二

述

陶述 朱衡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余嘗遊于龍門之野而觀陶焉晉陶者諷之則曰凡為陶不範則不匡不合則不附已厚則寔益薄則泐不墜則不飭不細則不澤故範之以砥其規也合之以循其塗也適之以防其摯與龜也墜之會其微也細之觀其潤也由此者內諸火而出焉而後為良然範之合之厚

明苑海 卷一百三十一
薄之已而墜之細之而色者遷乎其施模者易乎其受
則火土所運神机自生力弗與焉其名曰燬目之烟然
若扣之埒金玉其遭也寄一二于千萬品中故非可嘗
期遂不敢以供歲貢間有之亦將毀其大且奇者取碎
瑣蒙而售之蓄賈罔厚值已而督之司亦罔覲之矣罔
所供上者率無異常品特非龐隙玷瑩為精縝絢澁繳
正耳于是淳然動焉曰不亦善夫陶技之下也然其貴
足以禮清廟其次預燕享其大瞻華夏生民之用迺
皆常品獨其奇不與故萬物之情皆陶焉又駐祇林

視弟子所為文讀之不能司朱子曰余欲言文耶盍往
觀陶諸弟子咸往觀陶事

學初述

曾朝節

余蓋素未信學睹講學者目攝之曰道中天日也奚俟
誨而明乎學行而已誨何為嘉靖乙丑春余與同里王
楚陽解元南宮下第辭座主侍御徐巖泉公、授以古
太極測一帙途次展玩至陷溺禽獸圖瞿然曰人之不
學乃至此乎遂相與矢天而盟必為聖賢願茫然莫知
所以為學之方余謂楚陽曰中庸論性道教道不可離

其功夫惟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吾人亦勉于^致而已
于^是日相戒飭目不妄視耳不邪听口不戲言身不媒
動如此者四十餘日以為精神歸併庶幾君子戒慎之
功時亦覺其束縛勞苦以咎于功之未熟也及抵家各
以人事不相聚者月餘則前功皆弗復記憶之矣居有
頃徽州程天津公至衡凝齋先生亟謂余天津者心齋
先生高第弟子余乃約楚陽訪之于石鼓一見問余植
齋之義余告曰節之直也不植則不立欲有以自立尔
天津公曰固也不猶之植木者乎將于枝葉植之與抑

于根植之也余曰亦于根植之耳然則先生之植安在
余未有以應天津公曰吾人此心即性命靈根也培養
者只于靈根培養自然枝葉暢茂開花結實不向根上
用力根既不固而欲其溱洎能乎余乃恍然悟為學之
功若此其簡易君子之戒惧初非束縛勞苦于外而束
縛勞苦者宜其一放失遂不復記憶也天津他日示余
二絕云一種靈根天上来幾人知向此中培津生意
無窮妙葉自陰濃花自開葉自陰濃花自開枝頭忽見
已成梅好將鼎內調羹味毋負當年苦意栽自是予與

楚陽既宗敬之先贈君迎致之家塾而余日叩公所得
于心齋先生者與之辨駁不休余告公曰吾之所無疑
于古人者孔子而已以公與先生之見讀孔子之言而
無疑也則已矣以公與先生之見讀孔子之言而有疑
也吾安得而不問辨以思乎久之公所得于心齋先生
者余既無所不真力余亦忍若有以自得一時同志密
齋益齋楚陽諸君與易僉憲蒙菴劉同卿仁山二公相
約為學會而公之于衡人士多所開發先贈君舍弟守
齋涵齋賴公之教而立尤覺蒸于家庭間殆未六七

年公卒于嶺南先贈君楚陽涵齋亦後先物故矣盛事
不可以久徼九原不可以復作念之其能不雪涕哉今
年癸未天津公次即勉之走京師託余重其別而憶
向者所得于公之教不可以無紀也故述學初以寓我
感慨之懷焉

早述

雷禮

歲元默執徐八閩自季春至仲夏不雨赤旱千里予時
司理興化郡惻之謂太守曰大旱則雩祭禮也遇灾修
省其可後予太守曰然率寮屬齋沐宿山川社稷壇朝

明文選 卷一百三十二
夕虔禱越七日不雨有告壺公山其脉通海視潮盈縮石穴水深數十丈有雙蟹占年禱雨見之即應于是太守以下徒步二十里虔禱山靈如是者又七日不雨或薦有道人善符水運雷驅雨太守令使者召而問之則對曰能可計期迺立高台虔祀道人暴烈日中指掌運雷如是者又七日不雨太守怒曰邪術不經徒惑眾耳立譴出之時士民洶々憔悴相對以泣太守憂嘆長吁某忽恍寐夢衣朱者排戶而入謂予曰汝語守夫人旱未除徒咎天旱其誰欺乎古人啓蟄不殺方長不折所

以廣生道也今於殘恣忍賊及無辜一罹告訐牽連根附以意而周納之少犯其怒則敲撲痛詆無完膚其渠儉宿狡乘為牙噬晝禁食夜禁寐使瘦死不可質詰其名曰酷旱財為民命一芥不可橫取今婪心如熾溪壑難填巧立名色以便侵牟于罪條之出入差役之輕重視賄為差甚或利其重積緣為奸市肆之割葵者不傷其根不止至于國課捕負通同隱匿每遇監司按核謾調不能得其真數其名曰貪旱有司奉天子命令所以宣教化也今驕盈踰制糜用百出備肥甘則羅海錯陸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一
差角為尊貴侈服御則奪良賈綺紈價不半給而又新
公解飭器具廣交游納款澤惟求燁人觀聽不知公私
已殫矣其名曰奢旱國依于民之依于信今大道不行
習為狙詐朝弄其民夕與其行時伺上官意指文飾條
目無一善狀有中其鉗口者則掩黑為白使悃悃無華
之吏治反抑下攷其名曰欺旱夫食人之食當分人之
憂今習寵偷安牽耗歲時坐堂未幾旋即私居惟計日
以需遷不留情于民瘼以致文移束閣吏胥竊權有經
年裹糧听讞而生理盡廢者及奸囂不軌剽劫坊閭則

曰有司捕在民焉賴之其名曰慢旱夫天居高聽卑陟
降厥士茲五旱者動拂人心致其怨詈甚于旱魃之為
害也不洗精澄慮反其所為乃測之冥之微于難必是
熒惑退舍不由乎善言而反風滅火可以私邪致也不
亦戾乎言訖而逝某覺起嘆曰有是哉天且譴告之矣
言之太守請理繫囚寬宿賦罷重役延耆舊名德于庭
審所宜者興革之逾宿大雨越信又雨民忻若更生某
于是益知砥礪自修因述其說置座右云

農述

雷禮

山隴之陽其埜石榴寒惡不便闢墾有附地居叟利其
曠幽可田搯銚去蔓草芟夷蘊崇之如是者不遺力
越歲成田解凍而耕暴背而耨計秋獲甚微或曰利不
償力固若是育乎叟曰不然夫赤土可沃吾力固進于
地利矣時灌溉習培壅如是者三稔迺擇嘉種是穠是
萊弗虞恒暘槁之倏變恒雨又腐之不獲半或曰異乎
子之勤也豈餒在其中非耶叟曰不然夫飢饉必有豐
年吾力固進于天時矣于是濬溝澮平封畛如是者又
三稔且慮螽蟘認之甚謹于苗也惧其仆日一視焉于

稼也懼其汨日三視焉于穡也惧其搖日五視焉暨登
圃其獲倍或曰子力則微矣第繭然疲役可不哀耶叟
曰有是哉夫好逸惡勞人之情也不云好生惡死者子
吾固無以易此矣雷子聞其言壯之曰避哉叟之志可
貞矣夫石榴寒惡之野叟不以好逸焉奪其好生者不
以惡勞焉奪其惡死者卒登腴壤大獲有秋况仁義者
人心之田存則榮甚于好生也舍則辱甚于惡死也乃
愛心不如田不亦自棄于居叟哉是故質美者腴壤易
治者也其下則石榴寒惡之埜耳苟定仁義以立基存

養省察日久靡懈則始于立身終于濟物其利不亦大乎予固壯叟之志有君子自強之道述其事以勵諸子焉

拙政述 陸欽

政亦難矣哉篤撫字則催科怠急催科則撫字忘然則如之何或曰寧拙催科勿忘撫字不失為良有司嗟乎是不達于政之論矣夫以民奉君古今通議軍國浩繁賦稅是需催科之政如之何其可緩也第求之當有道取之當及時灾沴不可以不蠲豪傑強不可以不抑侵漁

不可以不杜幽隱不可以不達虐虛奸吏舞文作慝不可以不懲能行五者撫字存乎其中矣是故撫字所以行催科之政催科所以運撫字之心非判然二物也其或不達乎是而姑息以惠奸市恩以徼眾沽一己之虛譽廢國大經而不顧獵一時之歡娛貽民重害而不恤若是者邦政之積蠹王政所必誅良有司弗為也或曰然則陽城不足法乎曰唐至貞元海內疲于兵革間架酒榷無名之征紛然四至而諸道競以羨餘取貴寵如城之抗志不回為民蘇息可謂賢矣第不知今之所謂

明文海 卷一百三十一
賦稅果無名之征耶抑亦中正之法所不可廢耶而今
之布列郡縣者果盡能如陽城之宅心否耶使陽城處
今之世抑不知視今之賦稅將拙耶勤耶不可得而知
也是故為令如陽城當貞元之時則可非貞元之時縱
焉尔矣有陽城之心則可無陽城之心詐焉尔矣吾願
諸有司皆陽城其人如學陽城之拙而不得其意流而
為縱為詐斯不亦涉于巧乎易曰君子定其交而後求
傳曰未有上好仁下不好義者也圖政之本寔惟在茲
拙與巧又奚足論哉余性素拙不能以巧容于時迺

來督藩稅盖于拙性為拙政稱其能矣獨慮有司求拙
者涉之于巧也非復古之所謂拙也見拙與辨、必有
以稽其政而反之以自省因退而書于拙政堂之屏云

與近溪羅大夜坐

沈懋孝

近溪先生比夜頻過齋頭與予論易有契將旦鳴鐘乃
去其言曰犧皇八卦馮下天地日月山川矣風雷列于
中間此二物者所以動盪揚洒天地之元氣而滿滿六
合之間萬品生發莫捷乎是故云出乎震齊乎巽動萬
物莫疾乎雷撓萬物莫疾乎風虛妙之間鼓舞迅捷此

乃聖人治天下之道故云四方風動又云雷厲風行知
此則知道矣他日又曰文周父子授受文統言卦周分
論文統言者括其全分論者極其變盡之矣孔子疏文
周亦只文周本指耳乃孔子之大獨見于大象即如否
剝蹇睽明夷歸妹之屬皆別發一般妙義舉六十四卦
盡歸之致用完美靡所揀擇其間孔子用春秋世界便
開萬古太平自其心胸力分博大旋轉乃如此非羣聖
可及他日又曰自朱元晦別分象占言吉凶趨避太詳
後來沿革句者不復知神明默成之學大都學易有五

種循占趨避者衆人玩辭思義者貞士觀象識意者大
賢得意忘言用天下而不拘一塗者聖人也通乎乾坤
初分之倪歸乎渾淪未判之先我即易、即天地自開
闢一竅與千古作摹者神人也今之學易者能掃拂吉
凶悔吝之談而自得其變通神化之妙其于易也深乎
吾未見其人也先生自得之論頗多尚有不敢輕洩亦
有不可告世俗者姑述梗槩如左然亦微矣

六經孔氏述

九條沈懋孝

六經孔氏之道天壤所以賴撐持人羣所以庇憐怙人

人知之矣余潛心之日久以為尚書其正的君臣父子
大綱炳如論語闡發而四維之平正通達人、可由也
易則別有神書孔子不輕言不易學春秋以揀世開史
之源詩別是一泳游涵泳之業與樂相表裏禮之為教
三代共守之今之周禮、經則缺乱多矣非全書也學
者直從尚書堯典執中之義參合魯論中極致之言則
堯孔合而千古之大道朗、自著然後他經可得而入
焉

易懸圖象吐自苞符摹劾天地涵胎日月古之神書也

朱元晦有言羲皇自有易周孔只是義理之文今之易
淺陋甚矣人、墮落注脚場中不曾窺到太極未判前
所以圖書象數都作不解物神明之道久矣無傳必有
達者

書紀唐虞三代五三聖人更代之事其典書則後之帝
紀也謨訓則後之疏議也一事始末則後之志記列傳
也無史之名有史之宗義軒上代事簡文質惜哉乎圖
牒希傳史路史若有無若存亡者矣漢初諸子多有傳
之者合之尚有所推詩者風也聲也天地間惟聲能入

虛惟風能扇有故風之所鼓者遠聲之所徹者微此樂之胚胎而律呂所以諧叶之道也周代采風陳詩人人能詩猶之子六朝之選唐之律人作之也故一部詩紀周一代盛衰之故此於六籍文字之林已占一半大業矣楚騷樂府又其濫觴也

春秋非特魯有也古有百國春秋後有呂氏春秋晉春秋不過紀年月錄列國報書云耳孔聖削裁其業始大孟氏云詩亡然後春秋作又云天子之事大都秉筆是非以存王法為詩與周禮之維持耳筆削之間是非見

矣褒貶具矣此聖人之衡也

殷因夏禮周因殷禮又云監于二代足則能徵之則周之禮孔子猶不盡為然也其于樂則明言不如韶之善矣周之禮樂且然况後代乎禮記者乃子夏之門人及其徒相傳孔門遺事遺言而禠記周之禮樂存百一焉有王者作其述禮樂酌今古乎則禮經猶梗槩已夫論語者孔門所授受之學法平易純正萬世不易焉其上焉者待人自得孔門不輕言也其次第有規矩則為曾子之學深微有涵蓄則為子思之學洞達見大義則

為孟氏之學皆孔子之道也以相佐也唯曾子分析之
詳故有中庸之論唯子思直溯本體故有孟子之書然
而顏氏微笑即不著書可焉此意不可以書傳

詩書非孔子所論著直經大手刪芟之耳禮樂乃所鑒
定釐其次第春秋乃所筆削更定報書一二字而已唯
十翼是晚歲假年篤學下茲讚詞蓋論入天人之際矣
其切于倫常日用教學授受者莫粹于論語因問而言
者半自言所得者半稊以羣弟子所記所自言者半然
亦略矣故其緒餘見于禮記家語孔叢子諸書患其傳

之不詳也薛氏叔容集語之作其功不宏鉅已夫士生
千載下仰大成遺範即曲阜之履手樹之檜猶然環之
如天球元圖未易多得况聽聆大聖之言者哉擇之尊
之存乎其人

孔子之學師文武而法周公大易是文王周公所傳之
上古而名為周經者書是周公斟酌唐虞夏商而佐周
一代之治者詩是周公論歌后稷公劉太王季文武
之德與周列國風謠所以盛衰之故春秋以繼雅詩存
周舊法而維一代之治于二伯主盟之際禮記則子夏

子游之徒述周禮之曲折及孔氏之論而為三代損益之義疏而已摠之皆孔子夢想周公之志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論語是洙泗羣弟傳習之粹言皆六經羽翼之大義其見于他書稱孔氏云々者並孔門緒論相傳到今豈可多得

述關西馬學士論文章

沈懋孝

往者在館中曾奉馬學士乾菴先生之教其言曰今天下有有用文章大率有四事其一則法筵之講義啟沃陳謨以輔主德此其原出于禹益之謨伊之訓說之命其

二則閣臣之揭奏進御者以陳善閉邪進退人材恭贊幾密仰備顧問關發上之聰明此其源亦與謨訓合符請契其三則史官之注記編摩紀載朝廷大事大議直文核事以信千古其源出于二典及禹貢盤庚武成之屬其四則台諫之奏疏以弼違正義補日月而勵羣工其源出于旅葵訓誡諸作自此外一切無裨世用者史館先生不必汎役其神明亦不宜輕褒其體製故凡今遷官祝壽例有賀文諛辭媚語前輩所不為碑板銘刻媚鬼諛墓有識所汗恥若斯之類為品流多周漢間

皆無之吾子其不作可焉不佞奉而待之今且四十年其于誦讀編摩起居制誥之文則嘗精心斯事一以典謨訓誥為宗其閣臣揭擬則于金匱纂記起居注錄一見嘉隆至今君相所以都俞之意具悉其首尾其疏議即不在此位然由嘉隆歷諸臣之疏奏以進參國初到今諸名碩所以嘗條行者又進而博攷歷代名臣疏議古今之條貫亦既畧綜其概矣獨于所示戒二種文字例不能盡絕然必再三繹思先生長者之訓必不敢追俗徇人以失史官之守今且老矣追思生平之作頗

無媿色焉其人不端者不敢作其言不雅者不敢陳其事無裨民社者不敢論故凡馬先生所叮嚀致戒者亦甚兢兢持之以此獲罪當世為不少矣余亦無懼焉乃若泝性命道德之源無一日不宗堯舜孔孟通天地人物朝章國體之宜即退耕二十載一飯不敢忘庶幾伊尹樂慕唐虞之志其他游覽文林淋漓墨海出入諸史百家尚論千古參觀于左丘明司馬遷班固屈原莊周管仲韓非賈議劉向荀况楊雄董仲舒韓愈杜甫李白曹植謝靈運陶潛王維歐陽修蘇軾王安石曾鞏白居易

易黃庭堅以及今代諸先生之間自頗為深林長谷不
宜虛靡歲月自放于卿雲華月之下而極其心精筆妙
之所致故常率言率意期以盡發胸中不敢自匿其短
拙雖言之不讓字亦各其志也知我姍我聊自喻焉甲
辰五月時年六十八

述大洲趙師口義

沈懋孝

戊辰冬仲雨雪新霽署中玉樹作玲瓏瑤花觀近睇館
閣並是碧天仙都沉、在鴻濛洞天遥瞻西北一帶重
山層嶠恍兮登三峨天際如見雪乳紺寒有千秋之積

氣焉趙先生坐瀛洲亭上召沈生前侍問曰大易稱穷
理盡性以至于命生知其辭乎未及對先生頻附耳曰
云何余對曰朱元晦先生已有明注作三義分疏即易
繫中彌綸天地一章之指先生曰吾不能記云何余徐
對曰穷理者穷天下事物之礼孔師所云幽明之故死
生之說鬼神之情状是也盡性者人我與萬物之間各
使之盡其性所云知周萬物道濟天下樂天安土之說
是也至命者理既穷性既盡矣直與天地之初相冥合
所云範圍曲成無方無體之義是也自少受易所墨守

元晦先生注疏者如是願聞先生之教先生曰此說非也子思子云天命之謂性程伯淳云性即理耳豈天命外復有性、之外更有理哉如彌綸一章總是一意言彌綸天地之道者惟大易耳何所據而分疏之曰若為窮理若為盡性若為至命裂之為三事乎甚不然也先生默坐良久余再起請曰先生之教何如于是四顧雪色欣然曰汝諦聽夫窮理者非多搜聞見兼綜今古而填寔之謂也窮之言空窮也如家寶銷盡無一物焉此之謂真窮理顏氏之屢空可思也盡性者非周旋人已

間打合區處之謂盡之言完了也如米粟金錢用盡無餘此之謂真盡性孟氏不加不損之說可推也既能真見得自性空明名理掃淨地位則命即在目前至之日斯至矣莫之致而至者其命乎此之云到彼岸其何至之有焉余拜受教于今垂四十年始徹了先生之教因轉教輪復為之論曰人在世中天常人紀事會物情何能一日不窮究第吾有生以來耳目所受心思所繹今于何在畢竟七十年間不知不通者尚有無窮之理別有一定規成摹可倚靠者惟理本無窮而窮無窮者又

一無窮吾是以知無理可窮者乃真穷理也日用交承五品百為不離人我自有我之性終身練養不出原生舊樣人自有人之性百千其面即百千其心安能以我一人才智盡斯人之曲折哉忠誠仁厚敬恭謙讓此大凡耳畢竟人我各有一種之性因物付物以事處事以人治人從時乃以救時隨物乃所以御物吾是以知性本無盡感動則生順流則化自然則圓激擾則變識其無盡人我給足而俱暢天下常朗無一事矣至于人生此世大局中各一摹毫光皆陰陽之搏挽神

鬼之推移默不知其然裁成補輔聖哲之遠猷積善不欺貞士之雅操所可自了此心如是而已道之將行將廢行止非人所為孔孟已章論之及其既定吾然後始知天命如是如是此非所云到彼岸之說耶余既衰老念先生長者囑付不可無傳筆之以俟達者參焉

沈懋孝

沈懋孝

易允之繇曰鹿澤允君子以朋友講習解之者以為正如兩渠相灌溉日日生清瀾孔子大聖求友天下喜與吾党士相晤言曰賜也告往知來起予者商也其所需

助後生意常致。馬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誨是吾憂也。以不誨為憂以朋來為樂曷嘗一日忘情斯事哉余不敏始年十五得瞻承念菴羅先生荆川唐先生湛一方先生于當湖之上彼時童心顛一以為如見聖人焉終日侍側夜分听諸先生顯_受之指不多及式儀德象耳不敢問且不能窺也年二十一時胡督府梅林公迎其師東郭鄒先生館于西湖之萬松書院因折柬招四方講學者三百人並侍鄒先生之教幾半月大都宗象山述陽明二先生之指而昌明之始欣然會心處矣年

二十四上春官維時冢宰柏泉胡公大計事竣乃約諸路入覲諸僚天下髦士之試春官者以及京朝各署下至山林隱叟布衣幾三千人大會于象所而閣相存齋徐公石麓李公為之主共推柏泉胡公正講席式揚明道程先生定性之指聞者聳焉改其聽視以為生平所未嘗有斯會也可謂得英才而教育之一日天下歸其仁矣自是以來在館下則日聞大洲趙先生之教在朋友間楚侗近溪見台漸菴定宇洪陽敬陽諸君子相密証者又二十年比掛冠後則佛教之徒熾而正學微

明文海
卷一百三十三
廿六
矣念我生平師友真不能頃刻忘懷今年已踰七十倡
道之勇求益之虛有加于少壯而精力漸減恨不能倒
囊傾挹以授之斯人也昔孔門之士雍、沂、泗、閭偕此
童冠游咏暮春一歌一笑孰非真性後千年程氏兄弟
弄月吟風洒然有與點之意今日風恬日麗花草生香
天高水清鳶魚飛舞一揮塵舒襟吾與諸君可以盡
收之何必誦何必不誦相與忘言而意得之大道不遠
矣心之精微口不能傳叙其意肯云耳

二十
分水祠述

祝以幽

成祖肇建北都歲漕自海運者由直沽至京自江運者
浮淮入河至陽武從陸抵衛輝復入衛河至京水險陸
費耗財溺舟歲以萬億計永樂九年命工部尚書宋禮
往治河發濟兗等府丁夫六萬餘人疏淤啓隘因勢而
治而濟寧至臨清幾五百里不通舟楫禮用汶上縣老
人白英計知汶水由東平州之戴村瀉入海遂于其地
築壩橫亘五里遏汶水無東使盡出南旺相地高下而
中分之北流者七南流者三北至臨清地降九十尺為
閘十有七合漳衛之水連天津南至沽頭地降百十有

六尺為閘二十有一入黃河達淮徐由是漕河大通海陸之運悉罷此誠國家萬世之利亦人臣萬世之功也成化十七年勘河工部侍郎李燧疏言前工部尚書禮有大功于漕河宜即其地祀祠以旌勞臣報可遂于龍王廟東建祠命有司春秋致祭即以管河郎中主之萬曆元年河道總督兵部侍郎萬恭復疏言故河臣宋禮有社稷功而牌位猶仍尚書未有贈謚蔭恤之典老人白英以勞死於河工今雖亦有廟祀然止戴平定巾手執工簿殊可憐憫亦乞量贈一官庶補先朝未備之典該部覆允宋禮贈太子太保白英亦與冠帶今人但知分水龍王廟而不知宋禮之功余過南旺睹河洛而興思因以所嘗聞見及考証於典故者識之如此宋河南府永寧縣人

